

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途径与思路

樊正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（北京 100027）

去年春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，给国家的经济、社会等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，弄得大家谈 SARS 色变。今年，突如其来的高致病性的禽流感又让人非常困惑，大家非常关注会不会出现去年类似的情况了，如果出现了我们又该怎么办？

一、现代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与防治理念

现代医学把各式各样具有传染性、流行性的疾病都放入传染病的范畴，在中国均属于“瘟疫”。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传染病是由细菌、病毒引起的，那么是否这些微生物都会导致疾病产生呢？我先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今天是从四面八方走到这儿，从各自的环境中来，在我们来的过程中，恐怕在我们咽喉部位，什么病毒、细菌都有，因为人类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，无论你怎么讲卫生、戴口罩，但你吃的是自然的饭，喝的自然的水，在城市环境里，呼吸的是自然的空气，不论是什么细菌、病毒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存在。我认为大自然给了人类生命的权力，也给了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力，只要是地球上的生物，生命权力是平等的，

正常情况下，人与所有的病毒和平共处并不得病。只有当人体的平衡状态被打破，给了某种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，而这种生存条件使得致病因子无限地繁殖扩张，从 10 到 100，从 100 到 1000，当它发展到 1000 以上的时候，才会危害人体健康，使人患病。因为自我无法再控制和制约这个致病因子，这就是疾病状态。在此状态下，西医将给病人做各种物理、化学检验，如测体温、验血、照 X 片等，目的是要找出致病因子。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，然后再寻找一种武器，来消灭或抑制它，这种致病因子被控制或杀死，病就好了。

在这种诊治模式和理念的指导下，现代医学在二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，一直在千方百计的研制的各种能够杀死这样或那样细菌、病毒的药物。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，现代药物从诞生到现在，据不完全统计有 7000 多种，到目前为止已有 6000 多种被淘汰，1000 多种还在使用。而研制这 7000 多种药物是付出极大代价的，从研制到生产，从动物实验，到临床实验，耗时耗钱，但为什么还淘汰这么快？我想是因为它以前可以解决问题，但现在不能解决了，药物的作用跟不上致病因素的变化。为什么呢？大自然赋予了人类生命的权力，也给了细菌病毒同样的生命权力。当你研制一种武器去杀死它的时候，它会奋起反抗，它要千方百计寻找它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，结果引起变异，其变异速度之快，远远超过了药物研制的速度。这就使得我们现代医学进入了一种困惑的局面，不研制下去，不杀死它，病好不了，你想杀死它，它就变异，就变成了一种“不断研究不断更新”的局面。这种人类与细菌、病毒之间的军备竞赛，导致了化学药物日新月异，但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传染病的蔓延。

二、中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与防治理念

那么中医诊治疾病的理念是什么呢？有个治疗小儿肺炎的名方：麻杏石甘汤，药物很简单：麻黄、生石膏、杏仁和甘草。这是汉代张仲景的著名方剂，简称“麻杏石甘汤”，是治疗中医肺热喘咳的有效方剂。在张仲景创立此方剂的时代——东汉末年到今天，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。麻杏石甘汤在二千多年前有效，为什么今天还有效？现代医学的药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不断地被淘汰、更迭，而由中药组成的方剂，几千年来始终为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服务，道理何在？当疾病产生的时候，现代医学找的是原因、致病因子，并认为找到了这个原因，把这个致病因子祛除了，疾病就好了。这是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基础上的医学模式。而

中国的古代，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发达，没有那么多的理化条件去找出致病原因。那么中国古人怎么办？这里可以借用佛家的一句话，叫“因缘相合则为果”。原因是致病的因子，致病的因子是客观存在的，产生疾病是它的结果，中间一定有一个条件，我们现在叫它“条件”，佛家叫它“缘份”。“因缘相合则为果”，就是任何一个致病因子，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，才会产生疾病的结果。我们每天都携带微生物，但并不生病。因为你没有给他存在的条件；当你平衡的条件被打破了，给了他发展的条件的时候，它就很自然地在这个条件下迅速发展，从10个到100个，从100个到1000个，人就生病了。中医治病不是从它的致病因子入手，而是从发病的条件入手，中医治病的整个过程，就是用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之偏的过程。所以严格的讲，中医不是在治病，而是在治人。当致病因子在你体内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改善了，不用杀死它，很自然地，它从1000个退到100个，从100退到10个，人与微生物又和平共处了，人也就恢复了健康。中医正是运用这样的原理，体现了中国哲学“和为贵”的思想，它没有想把病毒、细菌置于死地，所以它就长存了。一直到今天，它还在为中华民族的卫生保障做出重大贡献。

但是现在中医的许多理念被歪曲了。去年SARS流行，为什么大家那么恐慌？第一，按现代医学理论，致病因子不明确，常规武器无效，用一般抗生素解决不了问题，医生对此束手无策；第二点，它具有传染性，不知道谁就会得上，而且一得上治疗不当就会死亡。这两个原因恐怕就造成了大家对SARS的心理恐惧，尤其是平常总认为医生是天使，能够保护大家健康，但去年医生倒下一大片，我想这是大家心里感到最恐慌的。人不怕得病，能找个医院治好，就不害怕，但那么多白衣战士都倒在战场上了，就不知道谁来保护自己，这就是去年SARS期间造成人为性恐慌的主要原因。古人不知道这个病毒，那个细菌的前提下，却能够成功地控制瘟疫流行，为什么？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具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，如：古罗马，古印度，古埃及，古巴比伦，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，但是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。在它的繁衍昌盛的过程里，依靠什么？其实，就是依靠了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医学理念，能够成功地防治传染病的流行。从历史角度来看，造成一个民族衰落的原因有两个：一个是战争，一个是瘟疫。从战争角度分析，中国没少打仗，从黄帝战蚩尤开始，可以说战争频繁不断，而中华民族到现在仍然人口众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华民族没有被历次的瘟疫打倒，它成功地控制了瘟疫在这个民族内的广泛流行。

三、中医学对SARS发病条件及防治对策的认识

去年这个SARS致病因子没有资料证明是外星人对地球发起的细菌战，也没有材料证明是从火星、月球上飞下来的致病物，我想它恐怕和人类共存了不知多少年，这是第一。那么，在去年以前为什么没发病？现代医学对细菌、病毒的研究有二、三百年的历史了，在近一、二百年来对此越来越明确，起码在几百年间没有发生过。我认为，以前不出现是因为没有给它条件，因为“因缘相合则为果”，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致病物，只有给了它发展条件的时候，才会产生致病的结果。

那去年是什么条件呢？据中国纪年，去年是癸未年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法有极其重要的科学性。中国的历法是甲子纪年，十个天干，十二个地支。从对甲骨文的考证看，从殷商就开始了干支纪年。古人发现，以地球为中心，太阳、月亮以及周围的28星宿，每60年有一次准周期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的祖先，创立了一个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合历。太阳历就是我们常说的24节气，跟着太阳的轨道走，比如立春、立秋、春分、秋分等。每年秋分和春分的时候，太阳一定在赤道上；到夏至的时候，太阳一定在北回归线上；冬至的时候，太阳一定在南回归线上。所以我们的24节气是跟着太阳历走的。古人早就算过了一年是365又1/4天，这个变化是跟着太阳走的，所以我们农历中夏至总在6月21日—22日左右，冬至总在12月21—22日左右，这是跟着太阳走的。太阴历是以月亮圆缺为准，从圆到圆，从缺到缺的

这样一个过程，中国人叫它阴历。月亮每圆一次，就是一个从缺到缺的周期，共 29 天。一年有 365 天，29 天乘 12 月的话，月亮圆了 12 次，才有 348 天，不到 365 天，所以中国就出现了每十九年七闰的特殊历法。为什么古人对太阳、月亮这么重视呢？因为影响地球物候变化最重要的两个星球，一个是太阳，一个是月亮。月亮决定海洋的潮汐，太阳决定着四季的变化，这些构建了中国的基本历法。干支纪年，即 60 年一个甲子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，在此基础上，古人将此与阴阳、五行结合起来，《黄帝内经·七篇大论》曰：“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丁壬化木，戊癸化火”。十个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构成，其中甲丙戊庚壬属阳干，乙丁己辛癸属阴干。为什么要分成阴干与阳干？因为十个天干在不同的年份里，由于地球周围天体的变化，使得地球上的物象呈现了木火土金水的不同。这就是干支纪年中的天干，除去天干以外还有地支。干就是主干的意思，支就是枝杈的意思。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中国生肖属象与此有关，即子鼠，丑牛，寅虎，卯兔，辰龙，巳蛇，午马，未羊，申猴，酉鸡，戌狗，亥猪。比如今年是猴年，肯定就是申年。如果天干反映的是木火土金水五行的话，地支就是反映六气，即风寒暑湿燥火。古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，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，把它总括起来，不会逃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。致病因子看不见，但致病的结果是可以看见的，致病因子生存的条件离不开风寒暑湿燥火和木火土金水的基本状态，这是中医非常独特的认识问题角度。

去年是癸未年，木癸化火，是火运的一年，但癸是阴干，阴干就是火运不及的一年，如今年是甲申年，甲己化土，甲是阳干，今年是土年，所以是土运太过的一年。去年是火运不及的一年，按照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，火运不足的时候，水是克火的，当火运不足的时候，寒水之气偏旺，去年北京整个一年里，气候都是偏凉的，《黄帝内经》已指出了去年癸未年的天气变化特点是“寒化一”，古人把中国分成九个方位，正南是九，正北是一，左边是三，右边是七，而中土是五。去年气候特点是“寒化一，湿化五，热化二”，而去年气候，北方为一以寒为主，热化二生火，西南、东南、正南去年夏天都非常的热，而不下雨的黄河、淮河都在放水，这就是湿化五，湿是雨的代称，去年过了八月十五，黄河那还在抗洪。

《黄帝内经》还提到“灾九宫”。九宫，中国要分成九份的话，广东是正九，灾难会发生在九宫的地方，灾难将从那地方发生。为什么？以往广东是有夏而无冬的，所以广东人特别爱进补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们在华北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的人，经历了自然界给你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全过程，广东、岭南地方，有夏而无冬。夏和冬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人的正气，人的气血是与自然界气候休戚相关的，比如春天的时候，人的气血由内脏向四肢走；就象温带的落叶，在春天的时候，气血从根部向四肢走一样，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所有的营养全到了枝叶上，根部是没有营养的。人也一样，春天的时候，人的气血从内向外走，到夏天的时候，外面非常充盈，里面就相对的少了。所以夏天容易拉肚子，不能完全埋怨细菌，因为这时候你肚子里面是空的，你的气血全到外面来了。秋天的时候，随着秋风的起，落叶的来到，人的气血开始由外部向内脏走，冬天的时候，北方的人内里非常充盈，外面相对的不足，这种相对的不足就构成了人冬天容易外感的客观条件。

人和自然界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，今年从立春到雨水这一个月里大家都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，即风刮得出奇的大，已经有一次沙尘天气了。但去年是一点沙尘天气都没有，大家都说是环境保护得好，那今年沙尘又来了。其实，因为今年初之气以风为主，属厥阴风木。今年由于厥阴风木的条件，使人阳气升发太快，为此我非常注意天气预报，2 月 15 日的天气预报说：“最近气温比往年高出了 2—3 度”。就说明到 2 月 15 日阳气起来的时候，它太过了。如果这时候比正常温度要低，这叫不及，比正常温度来高，叫太过。

广东人以往升发有余，闭藏不足，所以要进补，是为了维持它的平衡。四季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广东只有升发而没有闭藏，这种情况下，如不吃黄芪、党参、枸杞等补品就没法维持人的平衡。如果这黑龙江的人吃去，恐怕要不了三天，头上大疱就起来了。一方水土

养一方人，以往的广东是夏无冬的，而前年的冬天我和香港的朋友把电话，在大至来到前的冬天香港出奇的寒，只有 5—7 度，这是异常气候的变化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过于寒冷，吃的那些补的东西就没有发散的余地了，构成了人体内里瘀热的环境，当春天来到的时候，他内里的瘀热就向外散，所以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。广东由于前年冬天的寒冷，构架了去年春天发病的第一个条件。去年是癸未年，癸未年的运气变化是太阴湿土司天，中运是火运不及，寒水偏旺，太阳寒水在泉。司天是湿土，就是说气候特点是以湿为主，司天就是管理天的意思。在泉是以寒水为主，即太阴湿土主持天的气候，太阳寒水主持地的变化，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。广东 1—2 月的时候已经进入春天，温度上来了，所以在广东出现 SARS 的时候，构成了一个什么特殊气候条件呢？寒湿热三者共存。这种气候特点和条件在自然界中是比较少见的，而去年在广东 1—2 月份已经构成了这种特点。我觉得这个特点是导致 SARS 发作的重要原因。寒湿热共同存在的时候，就给了致病因子发展的条件。中国的文化将一年 365 天分成了 6 个段，一个段是 60 天，比如今天我们处于今年的初之气这个段，是从大寒到春分段，从春分到小满是二之气，去年二之气的天气条件，主客气全是少阴君火，全都是热，司天是湿，中运是火运不足，地支是寒，寒湿热三个条件共存。北京春天是一个多风的城市，去年却几乎没有风，这是特殊气候的变化，由于寒湿热共存，构成了北京 3—5 月的气候和广东 12—2 月的气候相同，给了这个致病因子生存和发展的条件，这是北京发病的重要原因。

很多人都怨广东人，带了病毒传染了北京人。其实，去年广东人去北京的时间正是北京开“两会”的时候，广东、香港人到北京的人数是受限制的，到上海的人不受限制，大部分港、澳、台人都往上海走，为什么上海的发病率那么低，而北京那么高？去年上海风出奇的大，那么风和环境条件什么关系呢？寒湿热三者共存是 SARS 发病的重要原因，而湿最怕的是风。怕的是风。湿衣服也得放阳台上晾去，风是最好的祛湿剂。而去年在北京，这个祛湿剂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去年 SARS 就能够在北京流行。有风的地方感染就少，就包括北京的密云、延庆这两个风口，本地人自身发作的很少。以往流感的时候，出租汽车司机因为防护条件最差，尤其是流感等传染病来的时候，出租汽车司机是防不胜防，以往流感来到的时候，尤其是流行性感来的时候，出租汽车司机的感染率是 1/3—1/2，去年却出奇的发现，出租汽车司 SARS 感染率是 0。说明什么问题？他们的防护条件是人群中最差的，但他们具备常人不具备的特殊条件，在 3—5 月用不着开空调，可能省油省电省钱，窗户 24 小时开着，风是最好的祛湿剂，这就说明了上次 SARS 的流行，湿邪是至关重要的条件。寒湿热三者共存，湿是最重要的条件。我们再看看医院，医院总怕不卫生，进医院就能发现，清洁工人天天在擦地板，唯恐天下不湿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如果病毒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，你又给他创造这样的土壤，疾病就产生了。

我去年采取了一些什么方法呢？因为我们分析了，寒湿热三者共存是去年生病的基本原因。所以我出诊的时候，每天早上两丸银翘解毒丸化水，一粒藿香正气胶囊喝下去就上班。银翘解毒丸是清代吴鞠通的著名方剂，是治疗温病初起的重要方剂。这个方剂里双花、连翘、淡竹叶、荆芥、薄荷、淡豆豉清热，藿香正气燥湿，让我内环境中既不存在热，也不存在寒，也不存在湿，我就不是易感者。为什么选这些药？SARS 主要表现在肺胃两经，从中医三焦分类，主要在上焦。中医有话：“治上焦如羽，非轻莫举。”即治疗上焦的疾病时要用轻清之剂，不能用重浊之剂。所以我用黄连、银翘，这都是籽，而不能选那么多根，就是这道理。不得病并不是 SARS 病毒不在你周围，而是 SARS 病毒在你周围找不到生存的条件上。这就是中医对抗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措施。你就不要管它是谁，首先要让它在你这找不到生存发展的余地。中医在治疗这类疾病中采取的切断条件的办法，跟杀死细菌、病毒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，这是中医的思路。

再看看去年 SARS 流行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的中医采取了什么态度。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，

因为这是多年来我反思的一个问题。西方说这是一个病毒，抗菌素无效，我们中医就举起了大旗，说中药能杀死病毒，报上总说我们中医有“辨证论治”的法宝，我们有杀病毒的中药，全国同一时间，从上到下全熬药，全民服药，许多药价炒得天高，看看用的什么吧：黄连、黄柏、贯众、野菊花，一派清热解毒药，苦寒的药。仔细想一想，现在连是什么病毒致病还没弄明白呢，你怎么知道那药能杀死病毒。西医又说了这个病是抵抗力弱人容易得，西医有这个理论，我们中医就蜂拥而上，黄芪开到 240 克，人参开到 150 克，就能治“非典”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为什么？寒湿热三个共同条件都是邪气，如果说是由于身体弱才得的话，其实去年 80% 的 SARS 患者是青壮年，小孩、老人都少，青壮年为什么得的那么多？就是因为青壮年最容易构成一个寒湿热的内环境，他内里有个寒湿热的内环境，那就是 SARS 病毒的易感者。黄芪和人参都是温补的，本来就是寒湿热在里面瘀滞着，越补就越容易得，越容易形成内里湿热的环境。

“辨证论治”确实是中医的法宝，但辨的是什么？是辨的病毒、细菌吗？如果辨的是病毒、细菌，那就完全是西医了，西医已认识到的任何一种病毒、细菌，分门别类，分得非常清楚，谁能治，谁不能治，谁能被杀死，谁得用疫苗。如把这些中医熬完了喝，就告诉大家能治病，这应该是一种无知梦。但中医是能够认识这些疾病的，在五千年中，现代医学没进来前，我们的祖先在不了解什么是致病因子的时候，为什么成功地防治了疾病，它是从哪作为切入点的呢？很多人问，瘟疫来了怎么办，什么时候能过去？我读了《黄帝内经》，提出一个观点，过了五月 23 日 SARS 很快就会过去。理由仍然是《黄帝内经》。因为寒湿热特殊条件的存在，在二之气时少阴君火明显，到三之气的时候，少阳相火起来，少阳相火仍然是热，但少阳相火事带有很强的风，是风火之气，风一起来，湿就很难站住脚。就根据这个，5 月 23 日小满以后，SARS 应该很快就会过去。事实证明从 5 月 19 日开始逐渐进入个位数，5 月 29 日略有反弹，到月初急转直下。去年的 SRAS 让我进一步重新学习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去学习五运六气，从古人的书里去汲取营养，它告诉你知识框架，你能够既按照这种规矩准绳，又在其指导下，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就一定能够探索前人没有探索的问题，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
四、“高致病性禽流感”发病条件及防治初析

SARS 一过大家觉得松了一口气，可刚过年，鸡瘟就来了，即高致病性禽流感。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自作孽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破坏造成的，老天爷不负责任，只有人来负责任。比如，狗自古以来就啃骨头，有疯狗病；牛和羊是草食动物，吃草的牛羊天天吃内脏和骨粉，不就有疯牛病了吗？这就是人自作孽不可活。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添加剂，就会制造出许多莫须有的稀奇古怪的病来。

今年刚过春节，北京的报纸天天几乎都在刊载禽流感。我在前两周参加了中国中医药学会召开的防治禽流感会议，我听了以后总的感觉：中医对禽流感的认识，仍然没有逃脱去年对 SARS 的认识困境。现代科学说，导致禽流感的是一种病毒，西医正在积极研究这个病毒，研究它的疫苗，打了疫苗后就可以解决。如果传染给人，西医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中医的辨证论治法宝，今天应继续使用，总结参与。我想，有了去年治疗 SARS 的经验，今年中医药学会召开这次会议，而不等发病时再手忙脚乱，说明大家在认识在提高，不像去年 SARS 来了以后，仓促上阵，让大家无所适从。西方医学在面临传染病来到的时候，他们沿着他们的知识体系，研究出好几种方法，继续深做，一定要研究是什么样的致病因子、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。当找不到更好的治疗方案的时候，就用一些简单的办法灭杀。

按中医理念来谈防治的话，先要从中医的理念上来看它怎样产生的，从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，西方医学已经发现了几次高致病性禽流感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叫“高致病禽流感”而笼统地叫做“鸡瘟”，是发生在以鸡为主体的禽类身上的一种传染病，而这种传染病的特点